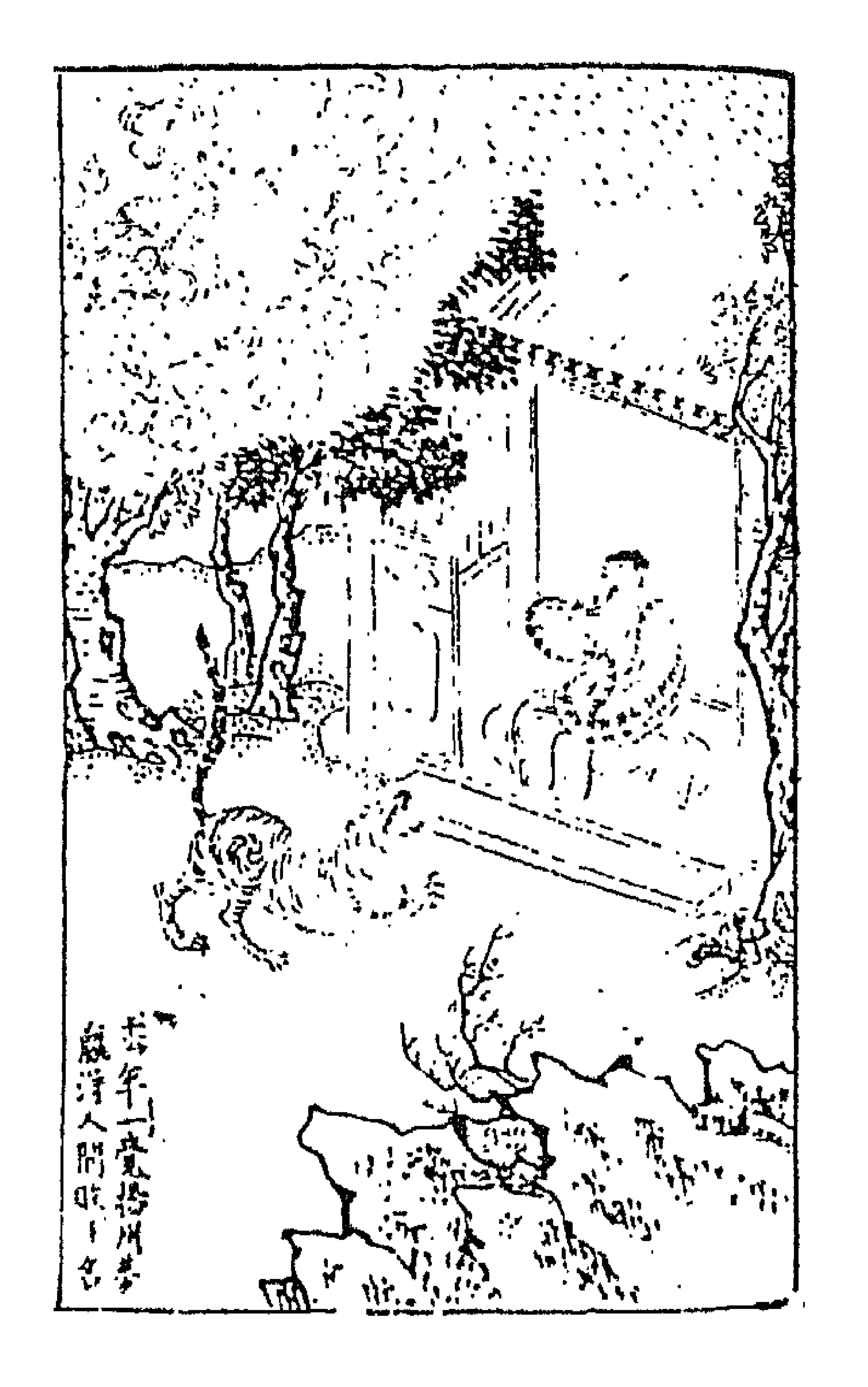
醒世恒言


十年一覺揚州夢



第三十七卷

杜子春三入長安

想多情少宜求道　想少情多易入迷
總是七情難斷滅　愛河波浪更堪悲

話說隋文帝開皇年間，長安城中有個子弟，姓杜，雙名子春，渾家韋氏，家住城南，世代在揚州做鹽商營運，真有萬萬貫家資，千千頃田地。那杜子春倚着父祖資業，那曉得稼穡艱難，且又生性豪俠，要學那石太尉的奢華，孟嘗君的氣槩，宅後造起一座園亭，重價構取名花異卉，巧石奇峰，妝成景致，曲房深院

少年子弟切須打破

中置買歌兒舞女艷妾妖姬，居于其內，每日開宴園中，廣召賓客，你想那揚州乃是花錦地面，這些浮浪子弟，輕薄少年，却又儘多，有了杜子春這樣撒漫財王，再有那個不來，雖無食客三千，也有幫閒幾百，相交了這班無藉，肯容你在家受用不成，少不得引誘到外邊遊蕩，杜子春心性又是活的，有何不可，但見

輕車怒馬，春陌游行，走狗擎鷹，秋田較獵，青樓買笑，纏頭那惜千緡，博局呼盧，一擲常輸十萬，畫船簫管，恣意逍遙，選勝探奇，任情散誕，風月場中都總管，煙花寨內大主盟。

杜子春將銀子認做沒根的如土塊一般揮霍那韋氏又是掐得水出的女兒家也只曉得穿好喫好不會開帳看看家中金銀撒完屯噸賣完手中乾燥央人四處借債揚州城中那個不曉得杜子春是個大財主纔說得聲東也拖來西來送至又落得幾時脾胃到得沒處借時便去賣田園賣屋宅那些債主見他產業掃動都來取索那時江中蘆洲也去了海邊鹽場也脫了只有花園住宅不舍得與人到把衣飾器皿變賣他是用過大錢的這些少銀兩猶如喫碗泡茶頃刻就完了你想杜子春自幼在金銀堆裡滾

大起來使滑的手若一刻沒得銀用便過不去難道用完了這項却就罷休不成少不得又把花園住宅出脫大凡東西多的時節便覺用之不盡若到少來偏覺得易完賣了房屋身子還未搬出銀兩早又使得乾淨那朋友見他財產已完又向旺處去了誰個再來趨奉就是奴僕見家主弄到這般地位贖身的贖身逃走的逃走去得半個不留婢妾女娘都發的准了債去粗蠢的留來用度也自各散去訖卑卓刻得夫妻二人挨向幾間拉擸屋裡居住漸漸衣服凋敝米糧欠缺其說平日受恩的不來看覷他就是

杜子春自巳也無顏見人躲在家中正是

牀頭黃金盡　壯士無顏色

杜子春在揚州做了許多時豪傑一朝狼狽再無面目存坐得住悄悄的歸去長安祖居投托親戚元來杜陵韋曲二姓乃是長安巨族宗支十分蕃盛也有爲官作宦的也有商賈經營的排家都是至親至戚因此子春起這念頭也不指望他資助若肯借貸便好度日豈知親眷們都道子春潑天家計盡皆弄完是個敗子借貸與他斷無還日爲此只推着沒有些無一個應承便十二分至戚情不可却也有周濟些

的怎當得子春這個大手段就是熱鍋頭上灑著一點水濟得甚事好幾日沒飯得飽吃東奔西趂沒個頭腦偶然打向西門經過時值十二月天氣大雪初晴寒威凜烈一陣西風正從門圈子裡刮來身上又無綿衣肚中又餓刮起一身雞皮栗子抵不住的寒顫嘆口氣道我杜子春豈不枉然平日舉這許多好親好眷今日見我淪落便不禮我怎麼受我恩的也做這般模樣要結那親眷何用要施那仁義何用我杜子春也是一條好漢難道就沒再好的日子正在那裡自言自語恰有一老者從旁經過見他歎氣便

立住脚問道郎君爲何這般長嘆杜子春看那老者
生得

童顔鶴髮碧眼龐眉聲似銅鐘鬚如銀線戴一頂
青絹唐巾披一領茶褐道袍腰繫絲縧脚穿麻屐
若非得道仙翁定是修行長者

杜子春這一肚子氣惱正莫發脫處遇着這老者來
問就從頭備訴一遍那老者道俗語有云世情看冷
暖人面逐高低你當初有錢是個財主人自然趨奉
你今日無錢是個窮鬼便不禮你又何怪哉雖然如
此天不生無祿之人地不長無根之草難道你這般

話似有

一派便是十分苦者奇

漢子，世間就沒個慷慨仗義的人，周濟你的，只是你目下須得幾千銀子纔勾用度？子春道：只三百兩足矣。老者笑道：量你好大手段，這三百兩幹得甚事？再說多些。子春道：三千兩。老者搖手道：還要增些。子春道：若得三萬兩，我依舊到揚州去做財主了，只是難討這般好施主。老者道：我老人家雖不甚富，却也一生專行好事，便助你三萬兩。袖裡取出三百個錢，遞與子春：聊備一飯之費，明日午時可到西市波斯館裏會我，郎君勿悞。那老者說罷，徑一直去了。子春心中暗喜道：我終日求人，一個個不肯周濟，只道一定

餓死誰知遇着這老者發個善心一送便送我三萬兩豈不是天上吊下來的造化如今且將他贈的錢買些酒飯吃了早些安睡明日午時到波斯館裡領他銀子去走向一個酒店中把三百錢都先遞與主人家放開懷抱吃個醉飽回至家中去睡却又想道我杜子春聰明一世懵懂片時我家許多好親好眷尚不禮我這老者素無半面之識怎麽就肯送我銀子況且三萬兩不是當耍的便作石頭也老重一塊量這老者有多大家私便把三萬兩送我若不是見我嗟嘆特來寬慰我的必是作耍我的怎麽信得他

世人家借假這話却又聰明

明日一定是不該去却又想道我細看那老者倒象個至誠的我又不會與他求乞他沒有銀子送我便罷了說那謊話怎的難道是捨眞財調假謊先送我三百個錢買這個謊說明日一定是該去去也是不去也是想了一會笑道是了是了那裡是三萬兩銀子敢只把三萬個錢送我總是三萬之數也不見得俗諺道得好饑時一口勝似飽時一斗便是三萬個錢也值三十多兩勾我好幾日用度豈可不去子春被這三萬銀子在肚裡打攪整整一夜不曾得睡巴到天色將明不想精神困倦到一覺睡去及至醒來

早已日將中了忙忙的起來梳洗他若是個有見識的。昨日所贈之錢還留下幾文到這早買些點心吃。了去也好只因他是使溜的手兒撒漫的性兒沒錢便煩惱及至錢入手時這三百文又不在他心上了況聽見有三萬銀子相送已喜出望外那里算計至此他的肚皮兩日到餓服了却也不在心上梳妝完了臨出門又笑道我在家也是閒那波斯館又不多遠做我幾步氣力不着便走走去何妨若見那老者不要說起那銀子的事只說昨夜承賜銅錢今日特來相謝大家心照豈不美哉元來波斯館都是四夷

進貢的人在此販賣寶貨無非明珠美玉文犀瑶石
動是上千上百的價錢叫做金銀窠裡子春一心想
着要那老者的銀子又怕他說謊這兩隻腳則有
氣沒力的一步步蕩到波斯館來一雙眼却緊緊望
那老者在也不在到得館前正待進門恰好那老者
從裡面出來劈頭撞見那老者嗔道郎君爲甚的與
約我在辰時到此漸漸的日影挫西還不見來好守
得不耐煩你豈不曉得泰末張子房曾遇黃石公於
圯橋之上約後五日五更時分到此傳授兵書只因
子房來遲又約下五日直待走了三次半夜裡便去

等侯方纔傳得三畧之法輔佐漢高祖平定天下封爲留侯我便不如黄石公看你怎做得張子房敢是你疑心我沒銀子把你麽我何苦討你的疑心你且回去我如今沒銀子了只這一句話嚇得子春面如土色懊悔不及恰像折翅的老鵲兩隻手不覺直棹了下去想道三萬銀子到手快了怎麽恁樣沒福到熟睡了去弄至這時候如今他却不肯了又想道他若也像黄石公肯再約日子情願隔夜打個鋪兒睡在此伺候又想道這老官兒既有心送我銀子早晚總是一般的又弔什麽古今論什麽故事又想道還

是他沒有銀子故把這話來遮掩正在胡猜亂想那老者恰像在他腹中走過一遭的便曉得了乃道我本待再納個日子也等你走幾遭見則是你疑我道一定沒有銀子故意弄這腔調罷罷罷有心做個好事何苦又要你走可隨我到館裡來子春見說原與他銀子又像一個跳虎撥着關捩子直豎起來急鬆鬆跟着老者徑到西廊下第一間房內開了壁廚取出銀子一剗都是五十兩一個元寶大定整整的六百個便是三萬兩還在子春面前指光擺日說道你可將去再做生理只不要負了我相贈的一片意思

你道杜子春好不懵懂也不問他姓甚名誰家居那里剛剛拱手說得一聲多謝多謝便顧三十來個脚夫竟把銀子挑回家去杜子春到明日絕早就去買了一匹駿馬一付鞍轡又做了幾件時新衣服便去誇耀衆親眷說道據着你們待我我已餓死多時了誰想天無絕人之路却又有做方便的送我好幾萬銀子我如今依舊往揚州去做鹽商待來相別存一首感懷詩在此請政詩云

九叩高門十不應　耐他凌辱耐他憎
如今騎鶴揚州去　莫問腰纏有幾星

那些親眷們、一自譏笑杜子春是個敗子、豈知還有發跡之日、這些時見了那有感慨、許老大的好沒顏色、却又想道、長安城中、那有這等一捨便捨三萬兩的大財主、難道我們都不曉得、一定沒有這事、也有說他祖上埋下的銀子、想發他掘著了、也有說道莫非窮極無計、交結了響馬強盜、頭見這銀子不是打劫客商的、便是偷竊庫藏的、都在半信半不信之間、這也不在話下、且說子春那銀子裝上幾車、出了東都門、逕上揚州而去、路上不則一日、早來到揚州家裡尋家、韋氏見著道、看你氣色這般光彩、行李又這

般沉重多分有些錢鈔但不知那一個親眷借貸你的、子春笑道銀倒有數萬却一分也不是親眷的係細將西門下歎氣波斯舘裡贈銀的情節說了一遍韋氏便道世間難得這等好人可曾問他甚麼名姓等我來生也好報荅他的恩德子春卻呆了一餉說道其時我只看見銀子連那老者也不看見竟不曾問得我如今講記你的言語倘或後來再撞我的銀子時節我必先問他名姓便了那子春平時的一起賓客聞得他自長安還後帶得好幾萬銀子來依舊做了財主無不趨奉似蠅攢蟻附一般因而攛掇他

重抬氣象再整風流只他是使過上百萬銀子的這三萬兩能勾幾時揮霍不及兩年早已罄盡無餘了漸漸的賣了馬騎驢賣了驢步走熬枯受淡度過日子豈知坐吃山空立吃地陷終是沒有來路日久歲長怎生捱得悔道千錯萬錯我當初出長安別親眷之日送什麼感懷詩分明與他告絕了如今還有甚嘴臉好去干求他便是干求料他也決不睬我弄得我有家難奔有國難投教我怎處嗄卑氏道倘或前日贈銀子的老兒尚在再贈你些也不見得子春冷笑道你好癡心妄想知那老兒生死若何貧富若何怎

麼還望他賭銀子只尋我那親眷都是骨肉到底割不斷的常言傍生不如傍熟我如今沒奈何只得踅至長安去求那親眷正是

要求生活計　難惜臉皮羞

杜子春重到長安好不卑詞屈體去求那眾親眷豈知親眷們如約會的一般都說道你還去求那頂尖的大財主我們有甚力量扶持得你起只這冷言冷語帶譏帶訕的教人怎麼當得險些把子春一氣一個死忽一日打從西門經過劈面遇著老者子春不勝感愧早把一個臉都掙得通紅了那老者問道看

你氣色像個該得一注橫財的只是身上衣服怎麼這般藍縷莫非又消乏了予春謝道多蒙老翁送我三萬銀子我只說是用不盡的不知略撒漫一撒漫便沒有了想是我流年不利故此沒福消受以至如此老者道你家好親好眷備滿長安難道更沒周濟你的予春聽見說親眷周濟這句話兩個眉頭就攢做一堆答道親眷雖多一個個都是一錢不舍的慳吝鬼怎比得老翁這般慷慨老者道我如今本當再贈你些纔是只是你三萬銀子不勾用得兩年若活了一百歲教我那里去討那百多萬贈你休怪休怪

把手一拱望再去了直是

須將有日思無日　　沐想今人似昔人

那老者去後子春嘆道我受了親眷們許多訕笑怎麼那老者最哀憐我的也發起說話來敢是他硬做好漢送了我三萬銀子如今也弄得手頭乾了只是除了他教我再望着那一個搭救正在那里自言自語豈知老者去不多遠却又轉來說道人家敗子也儘有從不見你這個敗子的頭兒三萬銀子恰像三個銅錢嬰嬰眼就弄完了論起你恁樣會敗本不該周濟你了只是除了我再有誰周濟你的你依舊幾

寒而死卻不枉了前一番功果常言道殺人須見血救人須救徹還只是虧我幾兩銀子不着救你這條窮命袖裡又取出三百個銅錢遞與子春道你可將去買些酒飯吃明日午時仍到波斯館西廊下相會既道是三萬銀子不勾用度今次須送你十萬兩只是要早來些莫似前番又要我等你。且莫說那老者發這樣慈悲心送過了三萬還要送他十萬倒也虧杜子春好一副厚面皮明日又去領受他的當下子春見老者不但又肯周濟且又比先反增了七萬喜出望外雙手接了三百銅錢深深作了個揖起來舉

舉手大踏步竟走一直徑到一個酒店中依然把三百個錢做一塜兒先遞與酒家走上酒樓揀副座頭坐下酒保把酒餚擺將過來子春一則從昨日至今還沒飯在肚裡二則又有十萬銀子到手歡喜過望放下愁懷恣意飲啖那酒家只道他身邊還有銅錢喫飯案酒流水搬來子春又認做是三百錢內之物並不推辭盡情吃個醉飽將剩下東西都賞了酒保那酒保們見他手段來得大落私下議道這人身上便藏襪到好個撒漫主顧子春下樓向外便走酒家道算明了酒錢去子春只道三百錢還吃不了乃道

餘下的貫你罷不要算了酒家道這人好混帳吃透
了許多東西到說這樣冠冕話子春道這却不干我
事你自送我吃的儆身又走酒家上前一把扯住道
說得好自在難道酒多些也是送你吃的兩下爭嚷
起來旁邊走過幾個隣里稍勸問吃透多少酒家把
帳一算說還該二百子春呵呵大笑道我只道多吃
了幾萬恁般着忙原來止得二百文乃是小事何足
爲道酒家道正是小事快些數了撒開子春道却根
今日帶得錢少明日送來還你酒家道認得你是那
個却賒與你杜子春道長安城中誰不曉得我城南

杜子春是個大財主莫說這二百文再多些決不少你的若不相托寫個票兒在此明日來取衆人見他自稱爲大財主都忍不住笑把他上下打料內中有個問得他來歷的在背後笑道原來是這個獃子只做財主如今輪不着你了子春早又聽見便道老丈休得見笑今日我便是這個嘴臉明午有個相識送我十萬銀子怕道不依舊做財主麼衆人聞得這話一發都笑倒了齊道這人莫不是風了天下那有送十萬銀子的相識在那里酒家道我也不管你十萬廿萬只還了我二百錢走路子春道要便明日多賞

了你兩把今日卻一文沒有酒家道你是什麼鳥人吃了東西不肯還錢當胸揪住卻待要打子春正掙脫不開只聽有人叫道莫要打有話講理分開衆人推身進來子春睜睛觀看正是西門老者杜叫道老翁來得恰好與我評一評理老者問道你們為何揪住這位郎君廝鬧酒家道他吃透了二百錢酒卻要白賴故此取索子春道承老翁所贈三百文先付與他然後飲酒他自要多把東西與人吃干我甚事今情願明日多還他些執意不肯反要打我老翁你且說誰個的理直老者向酒家道既是先交錢後飲酒

如何多把與他吃這是你自已不是又對子春道你在窮困之鄉也不該吃這許多如今適不許多說我存得二百錢在此與你兩下和了能袖裡摸出錢來遞與酒家酒家遠損多謝子春道又勞老翁周全鄙可爲報若不相棄就此小飲三杯奉酬何如老者微微笑道不消得改日擾你罷向衆人道聲請了原歟轉身而去子春也自歸家這一夜子春心下想道我在貧窘之中並無一個哀憐我的多虧這老兒送我三萬銀子如今又許我十萬就是今日若不遇從來周全豈不受這酒家的醃臢明月到波斯館裡其說

有銀子就償沒有也不可不去況他前次慨不說諾難道如今卻又弄謊不成巴不到明日一徑的投故斯館來只見那老者已先在彼依舊引入西廊下房內搬出二千個元寶錠便是十萬兩交付子春收訖叮囑道這銀子難道不許你使用但不可一造的用盡了又來尋我子春謝道我杜子春若再敗時老翁也不必看覷我了即便領了車馬將銀子裝上向老者叫聲聒噪押着而去元來偷雞貓兒到底不改性的剛剛挑得銀子到家又早買了鞍馬做了衣服去辭別那衆親眷說道多承指示教我去求那大財主

果然財主手段畢不尋常又送我十萬銀子我如今有了本錢便住在城中也有坐位了只是我杜子春天生敗子豈不玷辱列位高親不如仍往揚州與鹽商合夥到也穩便這個說話明明是帶着刺兒的那親眷們都也受了子春一場嘔氣敢怒而不敢言且說子春整備車馬將那十萬銀子載的載駝的駝徑往揚州韋氏看見許多車馬早知道又弄得些銀子回來了便問道這行李莫非又是西門老兒資助你的子春道不是那老兒雖道還有別個韋氏道可曾問得名姓麽子春睜着眼道哎呀他在波斯館裡極

出十萬銀子時節明明記得你的分付正待問他却被他婆兒氣再四叮囑我好做生理切不可浪費了我不免回答他幾句其時一地的元寳錠又要顧車顧馬看他裝載又要照顧地下忙忙的收拾不迭怎討得閒工夫又去問他名姓雖然如此我也甚是懊悔萬一我杜子春舊性發作依先用完了怎麼又好求他却不是天生定該餓死的韋氏笑道你今有了十萬銀子還怕窮哩元來子春初得銀子時節甚有做人家的意思及到揚州豪心頓發早把窮愁光景盡皆忘了莫說舊時那班幫興不幫敗的朋友又來

攛哄只那韋氏出自大家不把銀子放在眼裡的[illegible]只圖好看好聽其所爲真個銀子越多用度越廣不上三年將這十萬兩蕩得乾乾淨淨倒比前次越窮了些韋氏埋怨道我教你問那老兒名姓你偏不肯問今日如何子春道你埋怨也沒用那老兒送了三萬又送十萬便問得名姓也不好尋求他了只是那老兒不好求親眷又不好求難道杜子春便是這等坐守死了我想長安城南祖居儘值上萬多銀子衆親眷們都是圖謀的我旣窮了左右沒有面孔在長安住還要這宅子怎麼常言道有千年産沒千年主不

如將來變賣，且作用度，肯得靠着米囤却餓死了，這叫做杜子春三入長安，豈不是天生的一條的痴漢，有詩為證

莫恃黃金積滿堦　等閒費盡幾時來
十年為仗成何濟　萬里投人誰見哀

却表子春到得長安，再不去求眾親眷，連那老兒也怕去見他，只住在城南宅子裏，喻了幾個有名的經紀，將祖遺的廳房，土庫，後所下邊，基地時值價銀壹萬兩，一面議定，親筆填了文契，托他絕賣，只道這價錢是甕中捉鼈，手到拏來，豈知親眷們量他窮極，故

意要死他的貨偏不肯買那經紀都來罵了子春嘆道我杜子春直恁的命低似這討念出地偏有賣主沒有受主敢則經紀們不濟還是自家出去尋個頭腦剛剛到得大街上早望見那老者在前面來了連忙的躲在衆人叢裡思量避他豈知那老者却從背後一把曳住袖子叫道郎君好負心也只這一聲羞得杜子春再無容身之地老者道你全不記在西門嘆氣之日乎老夫雖則京薄也曾兩次助你好幾萬銀子且莫說你怎麼樣報我難道嘴也唱不得一個見了我到躲了去我何不把這銀子料在水裡也聽

地的響一聲子春謝罪道我杜子春單只不會做人家心肝是有的寧不知感老翁大恩只是兩次銀子都一造的蕩麽望見老翁不勝慚愧就恨不得立時死了以此躲避豈敢負心那老者便道既是這等則你回心轉意肯做人家我還肯助你子春道我這一次若再敗了就對天設下個誓來老者笑道誓倒不必設你只把做人家的勾當說與我聽着子春道我祖上遺下海邊上鹽塲若干所城裡城外衖要去處店房若干間長江上下蘆洲若干里良田若干頃極是有利息的我當初要銀子用都劇賤的典賣與人

不得久救 仁被於財

了我若有了銀子盡數取贖回來不消兩年便可致富然後與建義庄開闢義冢親故們窮老的養贍他幼弱的撫育他孤孀的存恤他流離顛沛的拯救他屍骸暴露的收埋他我于名教復圓矣老者道你既有此心我依舊助你便向袖裡一摸却又摸出三百個錢遞與子春約道明日午時到波斯館裡來會我再早些便好子春因前次受了酒家之氣今番也不去吃酒別了老者一徑回去一頭走一頭思想道我杜子春天生莽漢幸遇那老者兩次贈我銀子我不曾問得他名姓被妻子埋怨一個不了如今這次須

不可不問只待天色黎明便投波斯舘去在門上坐了一會方纔那老者走來此時尚是辰牌時分老者喜道今日來得恰好我想你說的做人家勾當若銀子少時怎濟得事須把三十萬兩助你算來三十萬要六千個元寶錠便數也數得一日故此要你早些來便引子春入到西廂下房內只一搬搬出六千個元寶錠來交付明白吩囑道老夫一生家計盡在此了你若再敗時節也不必重來見我子春拜謝道敢問老翁高姓大名尊府那裡老者道你待問我怎的莫非你思量報我麼子春道承老翁前後共送了四

十三萬這等大恩還有甚報得只是犬馬之心一毫難盡若老翁要宅子住小子賣契尚在袖裡便敢相奉老者笑道我若要你這宅子我只守了自家的銀子卻不好子春道我杜子春貧乏了平時親識沒有一個看顧我的獨有老翁三次周濟想我杜子春若無可用之處怎肯便捨這許多銀子倘或要用我杜子春敢不水裡水裡去火裡火裡去老者點著頭道用便有用你去處只是尚早且待你家道成立三年之後來到華山雲臺峰上老君祠前雙檜樹下見我便了有詩為證

四十三萬等閒輕　來路猶然諱姓名
他日雲臺雖有納　不知何事用狂生

却說子春把那三十萬銀子扛回家去，果然這一次頓改初心，也不去整備鞍馬，也不去製備衣服，也不去辭別親眷，悄悄的顧了車馬，收拾停當，徑往揚州。元來有了銀子，就是天上打一個霹靂，滿京城無有不知的。那親眷們都說道：他有了三十萬銀子，一般財主體面，況又沾親，豈可不去餞別。也有說道：他沒了銀子時節，我們不曾禮他，怎麼有了銀子便去餞別？這個叫做前倨後恭，反被他小覷了我們。到底

送者多不願送者少少的朔不過多的一齊饋了酒出東都門外與子春餞行只見酒到三巡子春起來謝道多勞列位高親光送小子信口編得個曲兒回敬一杯休得見笑你道是什麼曲兒元來都是叙述窮苦無處求人的意思只教那親眷們聽着坐又坐不住去又去不得倒是不來送行也罷了何苦自討這場沒趣曲云

我生來是富家從幼的喜奢華財物撒漫賤如沙覷着囊貲漸寡看看手內光光乍看看身上絲絲掛歎娛博得嘆和嗟枉教人作話靶

待求人貌上甜，說求人最虔倚，朱門走遍自徬徨。沒半個錢兒到掌，若沒有城西老者寬洪，算三載相贈多情，況這微軀已喪路途，倚請列位高覷主張。

子春唱罷，拍手大笑，向衆親眷說聲請了，洋洋而去。心裡想道，我當初沒銀子時節，去訪那親眷們，莫說請酒，就是一杯茶也沒有，今日見我有了銀子，便都設酒出門外送我，元來銀子這般不可少的，我怎麼將來容易蕩費了，一路上好生感嘆，到得揚州，韋氏只道他止賣得些房價在身，不勾撒漫，故此服飾與

爲比前十分收斂豈知子壽在務老爺跟前立下個做人家的誓願又被衆親眷們這席酒識破了世態改轉了念頭早把那扶與不扶敗的一起朋友盡皆謝絕影也不許他上門方纔陸續的將典賣過的場

客店盧州稻田逐一照了原價取贖回來果然本錢大利錢也大不上兩年依舊凝大巨富又在兩淮南北直到瓜州地面造起幾所義庄庄內各有義田義學義冢不論孤寡老弱但是要養育的就給衣食供膳他要講讀的就請師傅教訓他要殯殮的就備棺槨埋葬他莫說千里內外感被恩德便是普天下那

一個不替道杜子春這等敗了還扶起人家纔做得家成又幹了多少好事豈不是天生的豪傑元來子春牢記那老者期約在心剛到三年便把家事一齊交付與妻子韋氏說道我杜子春三入長安若沒那老者相助不知道刨窮骨頭死在那里他約我家道成立三年之外可到華山雲臺峰上老君祠前雙檜樹下與他相見想有用着我的去處如今已是三年時候須索到華山去走一遭韋氏答道你受他這等大恩就如重生父母一般莫說要用着你便是要用我時也說不得了況你貧窮之日留我一個在此尚

能支持如今現有天大家私又不怕少了我吃的
不怕少了我穿的你只管放心自去便了當日整治一杯別酒親出城西餞送子春上路

竹葉杯中辭少婦　蓮花峰上訪真人

子春別了韋氏也不帶從人獨自一個上了牲口徑往華山路上前去元來天下名山無如五岳你道那五岳

中岳嵩山　東岳泰山　北岳恒山

南岳霍山　西岳華山

這五岳都是神仙窟宅五岳之中惟華山最高四面

看來都是方的，如刀斧削成一片，故此俗人稱爲削成山。到了華山頂上，別有一條小路，最爲艱險，須要攀藤捫葛而行，約莫五十餘里，纔是雲臺峰。子春擡頭一望，早見兩株檜樹，青翠如蓋，中間顯出一座血紅的山門，門上豎着扁額，乃是太上老君之祠六個老大的金字。此時乃七月十五中元令節，天氣尚熱，況又許多山路，走得子春渾身是汗，連忙拭淨，歛容向前，頂禮仙像。只見那老者走將出來，比前大是不同，打扮得似神仙一般。但見

戴一頂玲瓏碧玉星冠，披一領織錦絳綃羽衣，貫

綠緞展開繞頸紅雲襯足下靈鞋鬟鬟下垂鬢髮飄飄
鬢邊筆髮斑斑兩袖香風飄瑞靄一雙光眼露朝
星
那老者遂問道郎君果能不負前約遠來相訪乎子
春上前於頭拜了兩拜躬身答道我這身子都是老
翁再生的既蒙相約豈敢不來但不知老翁有何用
我杜子春之處老者道若不用你要你衙來罵覓求
他怎的便引着子春進入老君何後這所在乃是那
老者煉藥去處子春舉目看時只見中間一所大堂
堂中一座藥竈玉女九人環竈而立青龍白虎分守

作者借此戒人開口

左右堂下一个大甕有七尺多高甕口有五尺多濶滿甕貯着醋水西壁下鋪着一張豹皮老者教子春靠壁向東盤膝坐下却去提着一壺酒一盤食來你道盤中是甚東西乃是三個白石子子春暗暗想道這硬石子怎生好吃元來煮熟的就如芋頭一般味尤甘美子春走了許多山路正在饑渴之際便把酒食都吃盡了其時紅日沉西天色傍晚那老者分付道郎君不遠千里冒暑而來所約用你去處單在于此須要安神定氣坐到天明但有所見皆非實境任他怎生樣兇險怎生樣苦毒都只忍着不可開言分

付已畢、自向樂營前去趁文、目顧、叮囑道、郎君切不可忘了我的分付、便是一聲也則不得的、牢記牢記、子春應允、剛把身子坐定、鼻息調得幾口、早看見一個將軍、長有一丈五六、頭戴鳳翅金盔、身穿黃金鎖甲、帶領着四五千人馬、鳴鑼擊鼓、吶喊搖旗、擁上堂來、喝問西壁下坐的是誰、怎麼不迴避、我快通名姓、子春全不答應、激得將軍大怒、喝教人攢箭射來、也有用刀來背斫的、也有用鎗當心戳的、好不利害、子春謹記老者分付、只是忍着、並不做聲、那將軍沒奈何、他引着兵馬也自去了、金甲將軍纔去、又見一條

大蟒蛇，長可十餘丈，將尾纏住子春，以口相向，舌舔舔的吐出兩個舌尖，抵入鼻子孔中。又見一隻猛虎，從頭上撲下，咆哮之聲，振動山谷。那猛獸牙爪如刀鋸一般鋒利，遍身咬傷，流血滿地。又見許多兇神惡鬼，都是銅頭鐵角，猙獰可畏，跳躍而前，子春任他百般殘弄，也只是忍着。猛地裏又起一陣怪風，刮得天昏地黑，大雨如注，堂下水湧起來，直浸到胸前，轟天的霹靂，當頭打下，霹火四發，鬚髮都燒。子春一心記着老者分付，只不做聲，漸漸的雷收雨息，水也退去，子春暗暗喜道：如今天色已覺，想再沒有甚麼驚嚇我了。

豈知前次那金甲大將軍依舊帶領人馬擁上堂來指着了春暘道你這雲臺山妖民到底不肯通名姓難道我就奈何不得你便令軍士疾去揚州捎他妻子韋氏到來說聲未畢韋氏已到按在地上先打三百殺威棒打得個皮開肉綻鮮血迸流韋氏哀叫道賊妾雖無容德奉事君子有年豈無伉儷之情乞賜一言救我性命子春暗想老者分付說是隨他所見皆非實境安知不是假的況我受老者大恩便與是妻子如何顧得並不開言激得將軍大怒遂將韋氏千刀萬剮韋氏一頭哭一頭罵只說枉做了半世夫

妻忍心至此、我在九泉之下、誓必報寃子春、只做不聽得一般、將軍怒道這賊妖術已成、留他何用、便可一併殺了、只見一個軍士、手提大刀、走上前來向子春頸上一揮、早已身首分爲兩處、你看杜子春剛纔掙得成家、却又死于非命、豈不痛惜可憐、

游魂渺渺歸何處　遺業忙忙付甚人

那子春頸上被斫了一刀、已知身死、早有夜叉在旁領了他魂魄竟投十地閻君殿下、都道子春是個雲臺峰上妖民、合該押赴酆都地獄、遍受百般苦楚、身爐燎爛元氣被業風一吹依舊如舊、却又領子春直

身托生在宋州原任單父縣丞叫做王勝家做個女兒從小多災多病針灸湯藥無時間斷漸漸長成容色甚美只是說不出一句說話來是個啞的同鄉有個進士叫做盧珪因慕他美貌要求為妻王家推辭啞的不好相許盧珪道人家取媳婦只要有容有德豈在說話便是啞不强似長舌的却便下了財禮迎取過門夫妻甚是相得早生下兒子已經兩歲生得骨清目秀紅的是唇白的是齒真個可愛忽一日盧珪抱着撫弄却問王氏道你看這樣兒子生得好麼王氏笑兒不答盧珪怒道我與你結髮三載未曾肯

出一聲道是明明鄙賤着我還說甚恩情那裡總要兒子何用倒提着兩隻脚向石塊上只一撲可憐掌上明珠撲做一團肉醬于春却忘記了王家啞女兒就是他的前身不見兒子被丈夫活活撲死了不勝愛惜剛叫得一個噫字豈知藥竈裡迸出一道火光連這一所大堂險些燒了其時天已將明那老者忙忙向前提着于春的頭髮將他浸在水缸裡良久方纔火息老者跌脚嘆道人有七情乃是喜怒哀懼愛惡慾我看你六情都盡惟有愛情未除若再忍得一刻我的丹藥已成和你都昇仙了今我丹藥還好修

煉只是你的凡胎卻幾時脫得可惜老大世界要尋一個仙才難得如此子春懊悔無地走到堂上看那藥竈時只見中間貫着手臂大一根鐵柱不知仙藥都飛在那裡去了老者脫了衣服跳入竈中把刀在鐵柱上刮得些藥末下來教子春吃了遂打發下山子春伏地謝罪說道我杜子春不才有負老師囑付如今情願跟着老師出家只望哀憐弟子收留在山上罷老者搖手道我這所在如何留得你可速回去不必多言子春道既然老師不允容弟子改過自新三年之後再來效用老者道你若修得心盡時就在

家裡也好成道若修心不盡便來隨我亦有何益勉之勉之于春領命拜別下山不則一日已至揚州韋氏接着問道那老者要你去有何用處于春道不要說起是我不才負了這老翁一片美情韋氏問其緣故于春道他是個得道之人教我看守丹竈囑付不許開言豈知我一時見識不定失口叫了一個噫字把他數十年辛勤修命的丹藥都弄走了他道我再忍得一刻他的丹藥成就連我也做了神仙這不是壞了他的事連我的事也壞了以此歸來重加修省韋氏道你為甚却道這噫字子春將所見之事細

說出夫妻不勝嗟嘆自此之後子春把天大家私丟在腦後日夕焚香打坐滌慮凝神一心思想神仙路上但遇孤孀貧苦之人便動千動百的捨與他雖不比當初敗廢卻也漸漸的十不存一倏忽之間又是三年一日對韋氏說道如今待要再往雲臺求見那老者超脫塵凡所餘家私儘着勾你用度譬如我已死不必更想念了那韋氏也是有根器的聽見子春要去絕無半點留念只說道那老者為何肯捨這許多銀子送你明明是看你有神仙之分故來點化怎麼還不省得明早要與子春餞行豈知子春這番道

下一詩留別韋氏已竟自往雲臺去了詩云

驟興驟敗人皆笑　旋死旋生我自猜
從今撒手離塵網　長嘯一聲歸白雲

你道子春為何不與韋氏面別只因三年齋戒一片誠心要從揚州步行到彼恐怕韋氏差撥伴當跟隨整備車馬送他故此悄地出了門去兩隻腳上都走起繭乎來方纔到得華州地面上了華山逕奔老君祠下但見兩株檜樹比前越加葱翠堂中絕無人影連那藥竈也沒些蹤跡子春嘆道一定我杜子春不該做神仙師父不來點化我了雖然如此我發了這

等一個願心難道不見師父就去了不成今日死也死在這裡斷然不回去了便住在祠內草衣水食整整過了三年守那老者不見只得跪在仙像前叩頭祈告云

竊惟弟子杜子春下土愚民塵凡濁骨奔逐貨利之場迷戀聲色之內蒙本師慨發慈悲指皈大道奈弟子未斷愛情難成正果遣歸修省三載如初再叩丹臺一誠不二洗心滌慮六根清淨無爲養性修真萬緣去除都盡伏願道緣早啓仙馭速臨拔凡骨於塵埃開迷踪於覺路云云

子春正在神前禱祝，忽然祠後走出一個人來，叫道：「郎君你好至誠也。」子春聽見有人說話，擡起頭來看時，却正是那老者，又驚又喜，向前叩頭道：「師父想殺我也，弟子到此盼望三年，怎的再不能一面。」老者笑道：「我與你朝夕不離，怎說三年不見。」子春道：「師父既在此間，弟子緣何從不看見。」老者道：「你且看座上神像比我如何。」子春連忙走近老君神像之前，定睛細看，果然與老者全無分別，乃知向來所遇，即是太上老君。便伏地請罪，謝道：「弟子肉眼，怎生認得，只望我師哀憐弟子，早傳大道。」老君笑道：「我因怕汝處世日

久塵根不斷，故假攝七種情緣，歷歷試汝。今汝心下已皆清淨，又何言哉。我想漢時淮西王劉安，專好神仙，直感得八公下界，與他修合丹藥，煉成之日，合宅同昇，連那雞兒狗兒，舐了鼎中藥末，也得相隨而去，至今雞鳴天上，犬吠雲間。既是你已做神仙，豈有妻子偏不得道。我有神丹三九，特相授汝，可留其一，持歸與韋氏服之，教他免墮紅塵，早登紫府。子春再拜，受了神丹，却又稟道：我弟子貧窮時節，投奔長安親眷，都道我是敗子，並無一個慈悲我的。如今弟子要同妻韋氏再往長安，將城南祖居捨爲太上仙祠，

中鑄造丈六金身供奉香火待泉兒發跡錢時節一番也好打破他們這重魔障不知我師可容許我招于否老君讚道善哉善哉汝既有此心待金像鑄成之日吾當顯示神通挈汝昇天未爲晚也正是

十年一覺揚州夢　贏得人間敗子名

話分兩頭却說韋氏自子春去後却也一心修道屏去繁華將所遺家私盡行布施只在一個女道士觀中投齋度日滿揚州人見他夫妻雲游的雲游乞丐的乞丐做出這般行經都莫知其故忽一日子春回來遇着韋氏兩個俱是得道之人自然不言而喻便

韋氏絕無
[illegible]
[illegible]

把老君所授神丹付與韋氏服了只做抄化模樣徑赴長安去投見那衆親眷呈上一個疏簿說把城南祖居捨作太上老君神廟特身黃金十萬兩鑄造丈六天身供奉殿上要勸那衆親眷共結善緣其時親眷都笑道他兩次得了橫財盡皆廢敗這不必說了後次又得一大注做了人家如何三年之後白白的送與人去只他丈夫也罷了怎麼韋氏平時既不諫阻又把八孫與他用度的亦皆散捨豈不夫妻兩個都是薄福之人消受不起致有今日眼見得這座祖宅還值萬數銀子怎麼又要捨作道院別來募化黃

金與鑄仙像這等痴人便是募得些些左右也教人騙去我們諎他則甚盡都閉了大門推辭不曾開身子春夫妻含笑而歸那親眷們都是笑杜子春夫妻斷然鑄不起金像的故此不肯上門豈知半月之後子春却又上門逓進一個請帖見寫着道

子春不自量力謹捨黃金六千斤鑄造老君仙像仰仗衆緣法相完成擬于明日奉像升座特備小齋啓請大德同覩勝事幸勿他辭

那親眷們看見無不驚訝嘆道怎麼就出得這許多金子又怎麼鑄造得這等神速莫非差人前去打聽

只見衆親眷們上，和滿都城士庶人家，都是同日有一個杜子春親送請帖，也不知杜子春有多少身子，都道這事，有些蹺蹊，到次日，沒一個不來，到得城南，只見人山人海，填街塞巷，合城男女，都來隨喜，早望見門樓已都改造過了，造得十分雄壯，上頭寫著栲栳大金字，是太上行宮四個字，進了門樓，只見殿宇廊廡，一劃的金碧輝煌，耀睛奪目，儼如天宮一般，再到殿上，看時，真個黃金鑄就的丈六天身，莊嚴無比，衆親眷看了，無不搖首吐舌，道真個他有起這樣大事業，但不知這些金子，是何處來的，又見神座前，擺

下一大盤蔬菜一瓶子酒暗暗想道這定是他辦的齋了纔便精潔難道有一兩器不消一個人便一口吃完了怎麼下個請帖要邀齋許多人衆你道好不古怪只見子春夫婦但過着一個到金像前瞻禮的便捧過飯來請他吃些沒個不吃沒個不讚道甘美那親眷們正在驚嘆之際忽見金像頂上透出一道神光化做三朶白雲中間的坐了老君左邊坐了杜子春右邊坐了韋氏從殿上出來升到空裡約莫離地十餘丈高只見子春舉手與人衆作別說道橫眼凡民只知愛惜錢財焉知大道但恐三笑猶至四大

崩摧積下家私撥千何處可不省哉可不惜哉鹿宂方畢只聽得一片笙簫仙樂响振虛空旌節導前旛蓋旛後冉冉升天而去滿城士庶無不望空合掌頂禮有詩為証

千金散盡貧何惜　一念皈依死不移
慷慨丈夫終得道　白雲朶朶上天梯

第三十七